

## 清代无锡楚辞学者王邦采

| 刘桂秋 文 |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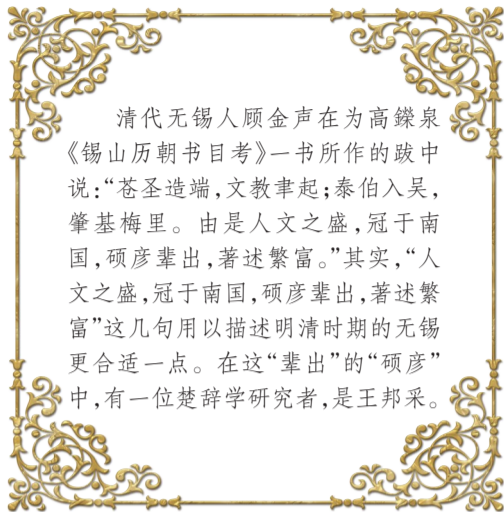
## “与时人罕接之”的“高隐者”

王邦采，字貽六，号畦绿、携鹿、逸老、逸人，邑诸生。生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寿七十一。清邹方镠《吴林传》(见《大雅堂续稿》卷八)一文提到王邦采，说“王先生邦采，盖高隐者流也，读书一小室，键外户，客至，辄谢弗与通，与时人罕接之”。因为是一个“与时人罕接之”的“高隐者”，所以王邦采流传至今的诗文著述为数不少，却极少涉及自叙平生及与他人交往往来的内容。在一些无锡乡邑文献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如光绪《无锡金匱县志》、高鏊泉《锡山历朝书目考》、窦慎《国朝书画家笔录》以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中秦瀛所写的王邦采小传)，也只有一些王邦采生平事迹的非常粗略简单的记载。相比之下，顾光旭编《梁溪诗钞》中的王邦采小传，已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详尽的一篇：

王逸老邦采，字貽六，晚年自署逸老，亦曰逸人，诸生。弱冠游庠，数躐省门不利。中年善病，弃举子业，大肆力于古六经、性理诸书，殚心研说，探抉奥窔，而口不言性命，崇实行也。经疑则随手札记，史论亦然。尝曰：“读史当识其大者。人物琐细描画处，彼自为文耳，无关紧要。古今兴衰治乱，事机得失，人物邪正，纵横贯穿，独见其大。”后进有质疑就正者，必穷其原委，不憚谆复，发人神智。所居斗室，常高户，非所欲见扣之，辄不应。古今法书名画，张满四壁。日夕偃仰其中，兴到捉笔，为诗古文辞，为书为画，皆入妙，而不肯出以示人。著《离骚注释》，于前人多所辨正。又注徐节孝、吴具茨、吴渊颖诸集行世，又《读书随记 读书续记 读书剩语》，皆付剞劂，其他著述甚夥，今皆散佚不可复睹。邑志文苑有传。说者谓逸老生平有倪高士之风焉。

说王邦采“与时人罕接之”，也不是绝对地不与人“接”。据邹方镠《吴林传》一文记：“吴林字朝英，别字逸泉，居无锡闾江，工画，而世无知之者。同邑王邦采一见，钦其为人，为延誉，乃大发闻于时。尝与客泛舟笠泽湖，四望晴云崦嵫，千景万态。久之，幻作丛竹状，枝叶纷披，扶疏偃盖。林大异之，遂呼酒大醉，命童子磨墨汁数升，泼墨作竹云图。顷刻，数纸淋漓尽变，一座皆惊赏，而林亦自谓天机所到，直夺化工，正如右军兰亭，令他日复为之，终无以及也。时金坛王吏部澍在座，矜重此画，什袭藏之，而竹云图遂传于世。”吴林工画却“世无知之者”，经过王邦采的推赏延誉才“大发闻于时”，可见能入其眼界的，他还是与之倾情相交。而《吴林传》的作者邹方镠自己，与王邦采也多有过从交往，他的《大雅堂续稿》一书中有《题王携鹿先生画》，其一曰：“疏篱一曲石苔平，溪路无人埽水横。白板茆簷深竹里，是中应有读书声。”其二曰：“蓼岸籬弯一迳幽，湖山画晚烟愁。横窗竹色闲凭卷，风度君家是子猷。”又《过清明阁怀六先生(亦号携鹿)》：“斜照西风浅水边，曲栏杆外倚吟肩。先生旧日携双鹿，古调今谁继七弦。偃蹇松杉犹入画，参差帘阁只寒烟。高轩记得当年过，知己平生一惘然。”这些诗作，便是两人交谊的一种记录。

在王邦采的生平事略中，还有一事也值得一提。据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三十“善举”记载：“育婴堂，在金匱城隍庙西。康熙中，知县吴兴祚与邑人秦松期倡为之导，寻废。乾隆初，金匱知县王允谦募王邦采、秦圭田等捐建堂庑，无锡知县吴翼祖捐公田为乳养之费……”这可能是无锡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建造育婴堂以收养弃儿孤儿的“慈善事业”，而王邦采是参与“捐建堂庑”的主要人物之一。



清代无锡人顾金声在为高鏊泉《锡山历朝书目考》一书所作的跋中说：“苍圣造端，文教事起；泰伯入吴，肇基梅里。由是人文之盛，冠于南国，硕彦辈出，著述繁富。”其实，“人文之盛，冠于南国，硕彦辈出，著述繁富”这几句用以描述明清时期的无锡更合适一点。在这“辈出”的“硕彦”中，有一位楚辞学研究者，是王邦采。

## 二

## 诗文书画皆入妙

前引《梁溪诗钞》王邦采小传中称其“为诗古文辞，为书为画，皆入妙”，概述了他在书画诗文各方面都有涉及，且皆有不低的造诣。

清代无锡籍书画家、书画评论家秦祖永，画学见解极高，著有一部品评晚明至清后期画家的专著《桐阴论画》，书中以神、逸、妙、能四品来评鹭画家，王邦采入“逸品”之列：“王貽六邦采，诗情画笔跌宕超逸，颇臻妙境。所见扇头册页，萧疏淡远，思致妍雅，较梅壑之简淡，以道炼胜；较青溪之潇洒，以静逸胜。惜传世甚少，尺幅小品，殊令人思慕矣。”只是不知他的画作，有没有流传到今天的。

王邦采曾经很自谦地说自己“不能诗”，但“窃好读古人诗，间于咏咏之下一濡豪焉，凡以自写性情而已，非能窥古人之藩篱也。”(《读书剩语》序)顾光旭编《梁溪诗钞》共收王邦采诗13题21首；王邦采所著《读书随记 读书续记 读书剩语》，其中的《读书剩语》部分，收录的也是他的诗作(间有极少的一些词和赋)，共18题26首。将《梁溪诗钞》和《读书剩语》两书合而计之，去其相重者，计有诗词赋作25题39首。王邦采平生“喜笺注前人遗编”，可说是一个笺注家。有意思的是，他不光为别人的著作作笺释，在《读书剩语》中，他为自己的每一首诗、词、赋作也都加了密密麻麻的自注，将其中所用之“古典”一一揭出；但这些诗有什么“今典”，有什么“本事”，却又只字未道。

在“文”这一方面，王邦采有多种撰述行世，流传至今；这些撰述多以笺释前贤著作和读经研史的学术札记为主。在“笺释前贤著作”方面，王邦采曾分别为宋代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宋代徐积《徐节孝先生全集》和元代吴莱《吴渊颖先生集》作过笺注。而《读书随记 读书续记 读书剩语》中的“随记”“续记”两部分，则是属于“学术札记类”的。他在该书的序中说自己平生“舍读书无以为乐”“有所触则记之于简，以备遗忘。非经史弗记也，或总其大意，或就字句训诂之，或援引史文所载一人一事而讨论焉，要在独伸己见，求其义之所安”。

清代无锡籍学者刘继增曾为《读书随记 读书续记 读书剩语》一书写有题记(此文收入刘继增所著《寄沅文钞》一书中，题作《书王逸老读书随记续记剩语后》)，里面提到他的好友余一鳌(字成之)从浙江衢州购得此书，书中作者自称为“湖上逸人”“逸老”，却不知是谁。十多年后，余一鳌午夜检书，从《梁溪诗钞》的作者小传中得知逸老、逸人就是王邦采，“成之于时喜极，亟欲走告予，更阑人寂，无由启关，绕室旋行，情不可遏，至力乏乃寝”。读书人这样的一种痴书迷书之状，读后令人动容。



## 三

## 以楚辞研究名世

在王邦采的诸多撰述中，最有影响的，还是他的《离骚汇订》和《屈子杂文笺略》。正是这两部书，使他成为一名楚辞学家，在楚辞学史上拥有着一席之地。

《离骚汇订》一书，顾名思义，便是汇集以前诸家之说进行参订，并申以己说。书中于《离骚》各原句之后，依次汇集东汉以来王逸、洪兴祖、朱熹、徐焕龙、林云铭、朱翼六家之说，然后以加“按”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看法。《屈子杂文笺略》主要有《九歌笺略》《天问笺略》《九章笺略》《远游笺略》《卜居笺略》《渔父笺略》等部分组成，显然这是对屈原《离骚》之外的其它作品的笺释。这两部书又曾被合在一起印行，题名为《楚三闾大夫赋》。

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王邦采认为后人在阅读时，有七个方面的难点：自命高、措词婉、取径曲、头绪烦、采用博、罕譬多、意言隽。针对这七难，怎样才能读懂这些作品呢？王邦采认为：“所贵乎能读者，非徒诵习其词章、声调已也，必审其结构焉，必寻其脉络焉，必考其性情焉。结构定，而后段落清；脉络通，而后词义贯；性情得，而后心气平。”(《楚三闾大夫赋》)也就是说，审结构、寻脉络、考性情是读懂楚辞作品的三个关键。遵循这些基本原则，王邦采在笺释《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时，注重厘清作品的结构脉络，同时也关注文本的情感线索，善于用精炼扼要的语言来概括作品的情感风貌，揭示作品的主旨。

说到“审结构”，就不能不提到屈原的《离骚》。《离骚》是一首长篇抒情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千古杰作，但历来的读者乃至阐释者、研究者，不少人都觉得它内容重复、结构杂乱，是“乱辞无绪”(清初周庚说“《离骚》之所以妙者，在乱辞无绪”，虽说是称赞之语，但总归还是觉得它“乱”)。为此，历来许多人都对《离骚》作过各种各样的结构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王邦采在《离骚汇订》中，把全诗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总述己志，写诗人在现实中的追求与努力；第二部分从“女嬃之婞婞兮”到“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这一部分“另辟神境”(王邦采语)，实际上是用超现实的手法来写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及幻灭的过程；第三部分从“索琼茅以筮篸兮”到“蜷局顾而不行”，写诗人设想去国而终究不忍离去。最后再结以“乱辞”。根据这样的分段，再来寻绎整首作品的外在结构与内在理路，便觉厘然有序。所以同样也是无锡籍的当代著名楚辞学家金开诚先生说：“(《离骚》)这篇宏伟的辞作曾被古今来的人作过各种各样的结构分析，而从内容的变化发展上看，只有清人王邦采在《离骚汇订》中所作的划分是最为准确而清晰的。”

序  
 曩予少时嘗讀屈子離騷矣字多奇聲多楚義多與時俗異然讀未數行輒昏睡稍長幸讀之漸覺有回味如啜佳茗焉因反覆讀之又如飲醇醪令人醉心也年來取諸家評注而探索焉轉如墮入雲霧竊嘆世多好古之士無一人不讀離騷卒無一人能讀離騷何也蓋嘗論之屈子之自命高以庸俗求之則陋措詞婉以粗鄙求之則悖取徑曲以艱深求之則晦頭緒煩以拘牽求之則亂採用博以臆襲求之則外罕譬多以色相求之則誣意言僞以塵腐求之則固坐此七病而離騷不可得而讀矣况規規焉擬而學之欲與之馳騁筆墨不已過乎唐北海太守李邕頗自矜其書翰嘗曰學我者瘦我者死夫書

